



文学新观察

中国文学意气风发走向世界

杨 鸥

“如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格局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原来是我们拼命地想向外‘送’，现在是不少外国出版商已经从悄悄的到公开的大量‘收购’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这样说。

作家张炜的作品，现在已经有数家外国出版社或出版商找到他，将他的二十多本作品翻译成各种文字准备出版。像余华、刘震云、贾平凹等也是频频被关注和“收拾”了。毕飞宇的《推拿》被企鹅出版社推出英文版。去年以来，何建明已经有4部报告文学作品《国家》和《红墙警卫》、《生命第一》、《江边中国》等分别被翻译出去。

据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李朝全统计，国外近年来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关注有逐年增长趋势。亚马逊中国今年一举买下10部中国文学作品版权。

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第一次有中国作家直接在展会现场与读者观众直接交流互动。国家外文局直属的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仅前三天的版权输出量就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总量，最终的输出量接近500项。这之中，中国文学作品的版权大幅输出成为今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量大增的主要原因。

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心越来越多

世界对中国文学有了更多的关注，何建明分析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首先是中国越来越强大后，国际社会想了解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通过新闻宣传和经济指标是一种认识中国的途径，但一般外国人更希望看到真切的中国人的生活与现实状态，而文学是最能直接与细致地了解观察人的情感、生活等真实面。所以那些想了解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使得外国出版商有了大大的市场，这是经济驱动力在作用。其次，莫言获奖后证明中国文学水准不差，这是外国读者的一个兴奋点，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并从中获益。其三是文学同行在起作用，近年文学间的相互交流和各种图书展会增加了彼此的了解与接触，因此这三种情况使得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更加顺畅了。

参加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作家贾平凹说：“一个国家如果强大以后，全世界才能关注你，关注你各方面的情况：你的政治、局势、文化，他同时都

在关心。这些年，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心也是越来越多。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张北征女士很有感触：“往常，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们中国出版物版权输出基本上集中在语言教科类、传统医学类以及气功养生这些方面。外国客户对于中国文学的关注程度并不是很高。但自从莫言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今年的书展上我感觉中国文学版权输出这块增加得比较明显。波兰和阿尔巴尼亚的出版商上来就直接说要我们中国的小说，文学类的。所以我想这些变化，很有可能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所带来的效应。”

文学走出去仍面临现实问题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还很长，现在仅仅是开始有了一些好现象。何建明认为：目前的量还不够多，外国出版商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对作家还处在一种半解、闭着眼摸大象，并不很准确和科学，只围着几个少数的著名作家，这是很不够的。环节主要出在一方面他们依然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二是翻译的作品市场还受到一定的限制，三是与我们国内的出版行业或像作家协会这样的文学机构直接联系的比较少。

语言仍然是隔阂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鸿沟。贾平凹说，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步伐中，仍然面临一些尴尬的现实问题：比如翻译的问题，比如文化思维差异导致的理解问题。

不过正如德国读者佛尔斯特所说的，“只要有兴趣深入了解，就没有跨越不过的文化鸿沟”。随着中国文学与世界交流的逐渐深入，未来这些瓶颈都将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何建明指出，还是要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尤其是出版商与出版商之间的交流是最合适的。作家与出版商之间的直接交流也十分需要。

据李朝全介绍，中国作家协会近年来举办了中德、中英、中法、中美、中俄、中澳、中日韩等中外文学论坛，进行中外作家的交流互动，促进相互了解；两年举

办一次国际汉学家会议，促进汉学家了解中国作家作品；举办国际写作营，让中外作家切磋创作。《人民文学》杂志出版了英文版杂志《路灯》，由在中国的外国人翻译中国文学。

为解决文学翻译的难题，今年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外文局联合举办了“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旨在激发国内外创作翻译力量对介绍中国文学的兴趣，以高质量的译作，让世界人民更加了解中国。

今年的第32届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借中国主宾国活动的平台，举办了多场作家交流活动，使土耳其读者近距离了解了中国当代作家风貌和文学精品，推动中国文学和作家走向世界。

中国作家充满自信

如今中国作家对中国文学充满自信。贾平凹说：“中国当代文学总体是好的，但是现在大量好作品没有被介绍出去，如果真的走出去了，我们的作品不逊于人家。”他表示：“走出去不是一定要投其所好。我觉得，首先把自己东西写好。它能吸引人家，人家就来；吸引不了，暂时不来，以后来吧。作家要创作出好作品，总有人发现你的好作品，然后慢慢扩大影响。”

何建明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充满信心。但他认为，不过也不要急于求成。文学不是宣传品，文学靠“输送”完不成任务，文学是靠人们阅读之后的体会才真正被接受的。我想文学出去的道路也应当是慢慢地走，才能走得比较好。否则就违背了文学本身。

刘震云表示，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中国作家和作品走向世界。“中国不缺少好的作家，要说缺少的就是世界对中国作家的认知。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文学会逐步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说：莫言的获奖说明，中国本土作家也有资格、有实力获此殊荣，而且，中国够这种资格的作家远不止莫言一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正在为世界所接受，所欣赏。把近年获诺奖的外国作家的作品，与中国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加以比较，我以为我们的并不太差，分量也不轻，在文学理念上也并不落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它是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交流互动的反映之一。

颂一代伟人毛泽东

(长律)

倪进祥

远望韶峰秋色浓，感恩寻梦仰英容。
潇湘喜现开天手，禹域催生济世风。
指点江山凭伟略，激扬文字撼苍穹。
神飞翰墨万笔逸，气壮诗魂百代雄。
星火燎原腾烈焰，昆仑拔剑挽长虹。
风流千古谁能敌？看我中华一巨龙。

梅

黎耀成

也许你见不到我的脸庞，
也许你摸不到我的坚强；
在那偏僻的墙角，
我默默地独自怒放。
啊，我亲吻雪花，展开春的遐想，
我笑傲霜剑，打开春的天窗。

也许你看不到我的漂亮，
也许你闻不到我的清香；
在那陡峭的山旁，
我悄悄地独自昂扬。
啊，我迎接黎明，拥抱着的曙光，
我沐浴朝阳，放飞春的梦想！

周令飞：用鲁迅的目光审视当下文化

刘蓝亿

“2013鲁迅文化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鲁迅之孙周令飞说：“近60年来，中国逐渐以大国姿势崛起，先后采取了多种走出去的方式，如举办文化节、文化节、文化季到文化年，这些文化输出的举措，也取得了许多的成就，但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近20位两岸三地的文化领域专家学者、主管文化事业的政府官员以“弘扬鲁迅精神，探讨文化发展”为主题，围绕“中华文化走出去”、“多元背景下的文化发展”、“应对文化贸易逆差”、“文化金融与文化强国战略”四个议题进行对话和交锋，为当前文化问题把脉、预言和发声。

周令飞表示，鲁迅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世界胸怀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立足中国历史与文化，关注本民族命运，因此获得认可和推崇的人。我们试图立足于鲁迅的高度，借用鲁迅打量世界的目光，来审视当下的中国文化，一起思考、探索或发现中华文化复兴的路径和方法，希望由此实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中国新文化理想。

在谈到文化贸易逆差的问题时，全国政协委员万捷说：“打拳还得慢慢缩进去才能打出来。”他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现在文化贸易逆差是必然的现象，这与当今中国浮躁的文化水准相匹配。

影评人周黎明则从电影方面理解文化逆差的问题。他举例说，中国电影《泰囧》，在中国卖了十几亿票房，但在美国只卖了一点点；而有中国元素的《功夫熊猫》，被好莱坞讲出来在全球热卖。“现在对中国电影来说有一个危机，从民间到专业，都注重橱窗的展示，忽视后方的卖场，相反国外的电影行业则注重卖场，其中涉及到的是中国传统的面子观念。”

文化学者张颐武则认为，文化输出要润物细无声，同时要做好自己的市场，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电影市场改变了全球电影的生态，包括文化结构、消费结构。而要做好文化输出，必须处理好“三跨”：跨平台，即“2微传播”——“微博”与“微信”；跨群体，主要是中产群体；跨文化，做好传播的灵活性、策略性。

鲁迅文化论坛前身为“鲁迅论坛”，由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提议创办，2006年至2012年在香港、深圳、长沙和上海等城市成功举办七届，2013年起更名为“鲁迅文化论坛”。



马儿跑过都市的下午

叶延滨

这是深圳文化中心的深圳书城，够大够现代也够摩登的书城正在度过都市的下午。这是周六的下午，平常挤在另外一些高楼里挣钞票的人们此刻在这里显示着教养和温情。书城北阶梯，用木板铺成，是读者休息之地，也可当作观众席，二十多层的阶梯正如体育馆里的看台，阶梯下宽大的通道也可用来当作一个舞台。今天这里有一个舞台“第一朗读者。第二季第三场——隔海临风”。深圳剧协的从容主席是位女诗人，她从去年开始，把诗歌摆到舞台上，又把舞台摆到市民中间，比如这一场在深圳书城的北阶梯小广场。这是一个系列的诗歌活动，去年进行了10场，叫第一季，今年叫第二季，我们这一场叫第二季第三场。我这里只向你介绍3个诗人，两位是本场朗读者诗歌作品的作者，他们是李笠和姚风，另一位是来站台助阵的诗人，就是我。

李笠的名字我知道得早，我有一本2000年在国内出版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绿皮精装，那时特朗斯特罗姆还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李笠也没有现在这么有名。我认识有名的李笠是在两年前的青海湖诗歌节，我们一起从北京坐飞机到西宁，他拿的是中国外交部给他的身份证，上面印着“姓名 李笠 职务 参赞的丈夫”，我觉得李笠够牛，我建议李笠将此身份证收藏，肯定能成为藏家追逐的藏品。

这回见他，知道他的夫人是总领事了，问李笠是否职务变成“总领事的丈夫”了。李笠说没有了，大概太长了，没办法印了。作为翻译家的李笠前些日子为诺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汉译，与诺奖评委马悦然先生有一场笔墨交锋，李笠的拥趸甚多。“隔海临风”，瑞典籍的李笠算隔海，澳门的姚风自然“临风”了。姚风是老朋友，认识他大概有10年了。我在珠海认识他。他是澳门大学的教授，在珠海有房子，常从澳门过珠海与诗人见面。姚风大学专业是研习葡萄牙语，毕业后当过外交官，澳门回归姚风到澳门大学任教。精通葡萄牙语的诗人现在是特区行政官员“文化局副局长”。

今天在第一朗读者的舞台上，深圳的戏剧和文学爱好者们把两位有国际背景的著名诗人的作品，演绎得十分引人入胜。阶梯上约有200位市民，认真而投入地参与到这场诗歌活动中。李笠的诗歌浪漫洒脱，写他喜爱的诗人杜甫、海子，也写女儿：“我曾经也以梦为马，远离大海/但今天我面对起伏的蓝色，我盯视线脚下的泡沫……”而姚风更深刻地撷取现实的细节，并将寻常的生活断面嵌入诗歌与人性的本质：“马一仰起头，就走进了马头琴/沿着琴弦的路，向前疾驰……”

两位诗人的作品中，都表现了对马的“偏爱”。这激起了我的回忆，天啊，我再次认定我是“老诗人”了，因为“激发”出

的通常并非向往而是回忆，这是岁月在起作用。于是我走上马场地为“第一朗读者”做总结，最后谈到了马——

“这一行行的阶梯，不就是一行行的诗歌吗？有了这首诗，商业化的深圳显示了温暖和人性之美。第一朗读者的主创人员，将诗歌和戏剧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回归，古今中外的优秀戏剧中的台词、唱腔，都是诗，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汤显祖。今天推荐的两位优秀的诗人都有外交官的背景，如果全世界的外交官都是诗人，国际问题的主题将不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充满诗意的论争了。他们两位的诗歌中都写到了马。这让我很激动，因为我的青春与马有关，我从插队农村之后的第一个职业，就是军马场的牧马工。他们俩的诗写得很牛——这是李笠诗中的词。我也给大家讲一个很牛的马有关的故事。我在马场当班长，有一次七八个人赶一辆马车上大坡，遇暴雨，驾辕的马站不住，直打滑，眼见马和车都将摔下山崖。我把马从辕架卸下，自己架起辕，大家一看，谁也不敢松手，人推肩扛，就这么把车生生地顶上了山！牛吧！这是青春的故事，也是诗，一辈子不会忘记！”

一匹马从我的青春年代跑过来，那蹄声融进了观众们的掌声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竟用了一分钟谈了自己与马，赶紧鞠躬，向观众，向诗人，向马儿们……

「文学深军新势力」生气勃勃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与深圳市文联共同主办的“文学深军新势力”——深圳青年实力作家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对深圳青年实力作家代表盛可以、吴军、梅毅、蔡东、谢湘南、毕亮、谢宏、陈诗哥、厚圃、陈再见、涂俏、秦锦屏等进行了深度研究剖析。专家认为，深圳这座城市容纳了形态多样的文学写作，形成了众语喧哗的都市文学景观。从早期移民文学到打工文学到青春文学及青年作家群的形成，可以大致看到深圳城市文学的发展历程。这些作家的创作基本能够代表深圳现代性经验和城市美学的文学性追求，他们的写作各自具有自己的观察社会生活的角度以及文学性上叙事艺术特点，提供了深圳新城市文学的某种面向，反映了都市人的生活百态、精神面貌和生存状况。

胡冬林散文体现生态文学新境界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等举办的胡冬林散文集《狐狸的微笑》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作家胡冬林深入长白山原始森林20年，长年累月和动植物零距离接触，为森林里的美丽生灵深情画像，描写它们的生活习性、生存状态、发生的故事，为我们揭开神秘大森林生活的一角，对长白山林中的原始生态面貌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立体式的呈现，他在环境保护方面身体力行做了大量工作。与会的专家认为，胡冬林是中国生态文学的具有真正现代自然文学意义、能够真正打开自然的梭罗式的作家之一，把中国生态文学提高到新的境界。作品充满对自然生灵的热爱，更充满了危机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观察细致入微，描绘准确生动，语言优美，既质朴又华丽，写出自然的灵性。

神女



激流

苗青摄